

敬仰·圣洁·真诚

□王树理(回族)

几年来,我一直在黄淮海平原的回族村落游走。走得越多,收获感动与震撼就越强烈。有些故事和画面,一旦将它们定格下来,就会发现自己的那份感动和震撼,原本就是属于包括我的母亲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的一份骄傲、一份荣耀。把它们记录下来,不独是一种资料的积累,更是某种浩然正气的提纯和民族精神的淬砺与锻造。

比如对待已故的亡人,回族人主张人死后速葬、简葬,不搞铺张浪费的丧局,以让亡人入土为安为目的。对亡人的祭祀,也仅仅限于“走坟”,请阿訇诵经祈祷,祈求真主提升亡人在后世天堂的品级为限。这就是就一般情况而言。但是,如果亡人离世的原因一旦与国家、与人民的事业发生某种联系,情况就有所不同了。他们甚至可以打破回族人不为亡人守墓的约定俗成,不分姓氏地为故人守墓。守护抗倭名将左宝贵、抗日民族英雄马本斋的墓地,就是发生在黄淮海平原上回族人当中一件让人十分感动的事。两位抗日民族英雄的事迹,或许早已家喻户晓,甚至年幼的娃娃也能略知一二,但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到底有几个衣冠冢。我在走访一些回族村落的时候,十分意外地发现,除了上世纪50年代由山东省莘县张鲁集镇迁往河北石家庄华北烈士陵园的马本斋墓这座正墓外,在张鲁集镇和河

北献县东辛庄村(如今叫本斋村),还分别有一座衣冠冢。而120多年前牺牲在朝鲜的抗倭名将左宝贵,虽然只是在他牺牲之后由身边的随从带回一只靴子和两件血衣,却在他的原籍山东平邑县地方镇、他与夫人陶氏共同生活过的江苏省淮安市楚河区河下镇罗家桥村以及扬州市普哈丁园有三处衣冠冢。把抗日英雄引以自豪的举动,不仅仅是回族儿女特有的情结,更是他们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之后,与各兄弟民族一样,有着国家主人翁心态和爱国热情的具体体现。

平邑县左宝贵陵墓一侧,住着当年左宝贵身边侍卫的石玉林一家,如今已是第四代守墓人了。当年左将军为国捐躯之后,石玉林与将军身边的另一位马姓回族侍卫,背着将军的皮靴和血衣,分别回到了将军母亲的驻地山东平邑县地方镇(原属费县)和将军妻子陶氏的驻地江苏淮安下河镇罗家桥村,相约分别建一座衣冠冢,并矢志祖辈为将军守陵。我到地方镇的那一天,正赶上现在的守墓人、石玉林的重孙外出,我们只能站在石玉林的墓碑旁,从碑文上解读这位跟随将军南征北战的忠义之士和他的蒙古族妻子率领着子孙后代为一座空坟履行守护诺言的诚信与坚贞。60年前,为将军守护了60年陵墓的石氏夫妻,踏着将军的脚印走了,又过了60年,两个甲子过去了,守墓的依旧是石家

的子孙。无独有偶,江苏淮安的左宝贵衣冠冢,也有一户史姓回族人和他的子孙们在守护,至今已是第五代传人,只剩下了孤儿寡母。女主人丁继平和她的孩子们依旧信守着先人们的那份真诚,守护着,守护着……至于扬州市普哈丁园里的那座左宝贵墓,则一直与普哈丁墓一起,承领着人们的膜拜与祈祷。

抗日民族英雄马本斋的那两个衣冠冢我都去过,也依旧是村里的老少爷们为他们走坟扫墓,开经沽吉。今年4月5日在本斋村马本斋陵墓前为他的亡灵做祈祷的时候,我惊奇地发现,这个衣冠冢与平邑县地方镇的左宝贵衣冠冢,都是埋在其母亲坟头的脚下。这让我想起了回族人民的一个讲究,儿子去世了,一定要埋在母亲坟头的脚梢头位置,那是儿女对母亲的依赖与眷恋啊,那是两世吉庆的叠加。守墓人,守的就是这份心境,尽的就是这份赤诚。也许,英雄和那些可以向后人夸口的事件、行为早已家喻户晓,但是与之相关的一些人和事,却常常被人们忽略或者忘却。

初夏季节,左将军墓地周围的原野一片葱绿。我站在为亡人沾言行行列里祈祷,耳畔突然响起了一位朋友在将军墓前写下的话:“花生开花,黄花点点,像乡村少女的降眼。我撇不下今世的诱惑,也忘不掉彼岸的你,过客小站,荒村夜宿,一路颠簸南下。为了完成纯净的举意,我还是来了。我不知道你的回回名是什么,我叫伊斯玛义,异乡人伊斯玛义……人们守着一个民族曾经的时光和哀荣。”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当今的世界和平依然受到威胁,那就让他们看一看那些为先烈们守墓的人们的情感与意志吧。

楚雄的菌子

□余继聪(彝族)

干旱的楚雄,近期还是下了几场雨,野生菌就像仙子降临人间一样,从山野的地下冒出来,五彩斑斓,形状各异。楚雄菌子种类繁多,大致可分两大类,薄菌子和厚菌子,或者说煮汤菌和炒菌。

菌帽很薄的薄菌子,适宜大块或者整朵放入锅中,清炖煮汤,叫做煮汤菌。煮汤菌清香甘甜,味道鲜美。其中,鸡枞、鸡油菌、白奶浆菌、黄奶浆菌、青头菌最好吃,九月红、铜绿菌次之。菌帽很厚的厚菌子,适宜切成薄片,爆炒红辣椒,叫做炒菌。厚菌子有些微毒,有些毒性较大,但是只要炒熟、煮透,一般就没毒了,而且厚菌子香味更浓。其中,楚雄人最爱吃香喷头、麻栎香。

鸡枞,被楚雄人奉为菌子里的至味,味道极其鲜美,可以煮汤,可以爆炒红辣椒,也可以用香油炸成鸡枞油,留着慢慢下饭或者放进面条米线里当佐料。楚雄人有此口福,这得感谢在地下默默培育鸡枞的白蚁、黄蚁。小时候,我们这些淘气的乡间孩子,喜欢扛着大板锄去挖鸡枞洞,采里边的鸡枞茯苓,只为了采可以做中药的鸡枞茯苓,我们破坏了无数白蚁深藏在地下的家园,也破坏了无数的鸡枞窝。

鸡枞开始拱土,是每年雨季里乡间的大喜事。有一种在楚雄彝族传统大型节日“火把节”前后破土而出的鸡枞,叫做“火把鸡”,一出土,就是白花一大片,像一些白天鹅,白仙子突降山野,在山野雨中展开羽翼翩翩起舞。鸡枞为野生菌里的极品,极难采摘到。楚雄人爱用“大鸡枞”、“一朵大鸡枞”来比喻乡间或者某个村子里突然冒出来的罕见人才。

香喷头,为楚雄野生厚菌子里的贵妃,不仅肤色金黄美丽,肉质细嫩,而且个子硕大丰美,显得雍容华贵。香喷头,鲜嫩未开盘时,菌杆很粗壮肥嫩,开盘以后,可以长到像一顶小草帽那么大,大概每朵有一两公斤重。香喷头香味浓郁,哪里有香喷头出土,很远就可以听见风里吹来的香味,采菌子的人很容易找到它。

葱菌,有红葱菌和白葱菌两种,红葱菌菌帽菌杆都是胭脂红色,白葱菌则是淡黄色中泛出白色,都高挑美丽,真的是“淡妆浓抹总相宜”。两种葱菌,味道都很香浓,韵味都很独特,但是毒性较大,如果急急忙忙烹炒一下就吃,很容易中毒。吃菌子中毒,楚雄人叫做“被菌子闹着了”,意思就是说,吃了毒菌子,就容易出现幻觉,总觉得有小孩在周围打打闹闹。

胭脂红的红葱菌,楚雄人也叫“见手青”,只要人用手一触摸,它的颜色就会现出青蓝色,像一个异常羞涩的淳朴村姑,一接触生人,脸就会变色一样。我爱吃葱菌,每年都要吃几次。关键是炒熟炒透,要舍得放油,就是用油菜籽榨的油,再爆炒半个小时左右。正因为它毒性较大,所以爆炒熟透了,其味道鲜美香醇,更胜于其他菌子,比绝大多数楚雄人偏爱的鸡枞更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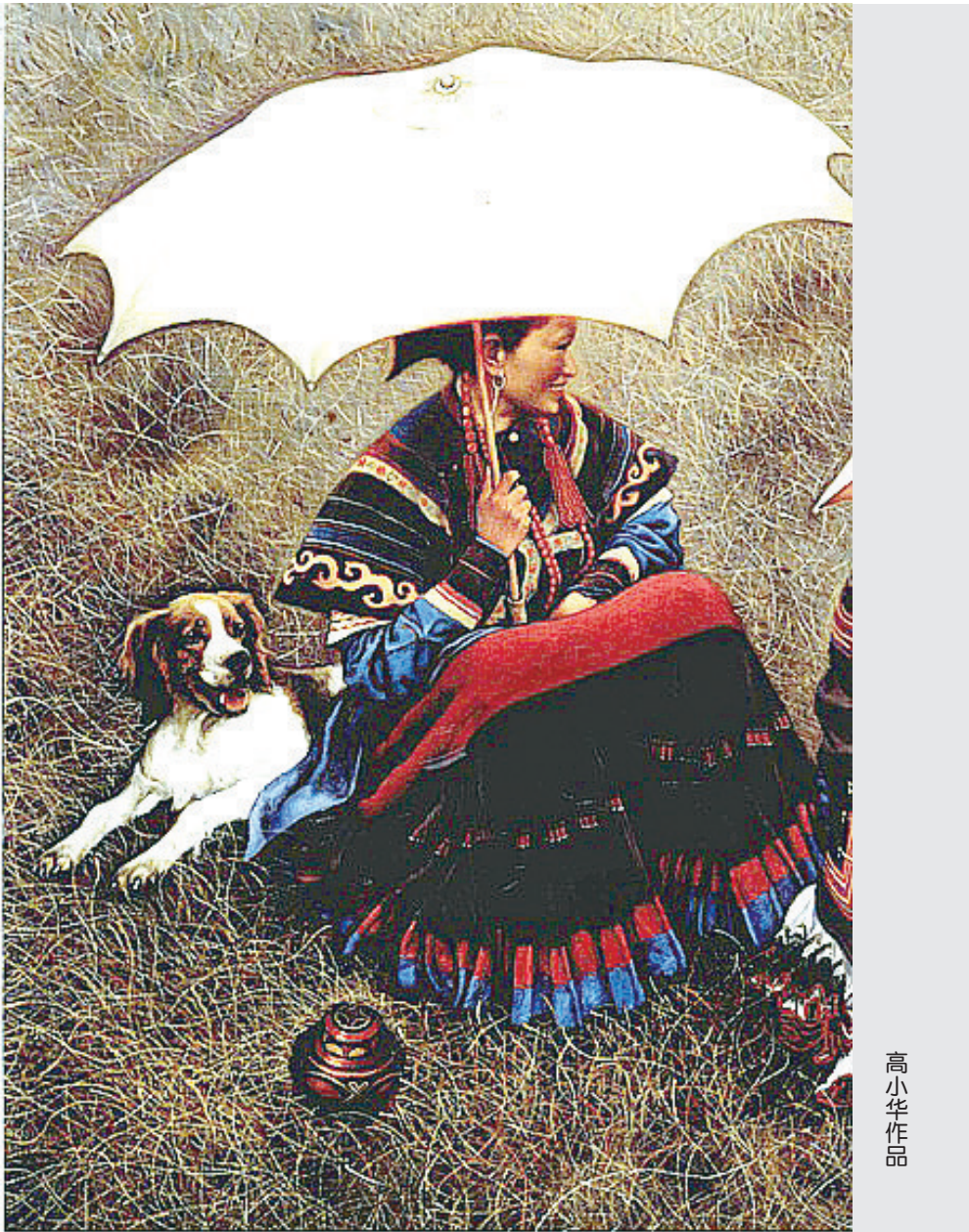
在我老家楚雄山野里,最多的是青头菌。雨季里,一场透雨之后,太阳一晒,山间林下、草地上,就会密密麻麻长出很多青头菌。青头菌白里透着青,青里透着绿,非常美丽,非常可爱。楚雄人爱吃青头菌煮酸腌菜汤,又滑又脆又鲜嫩。备上味道纯正酸甜的新鲜水腌菜,用白水煮青头菌。青头菌下锅煮熟即可。起锅前,放入水腌菜一把。这道美味,只要是地道的楚雄人,未及入口,先就会被其飘逸而出的香味陶醉。

菌子中,我还喜欢古朴隐忍的黑木碗。这种菌子的菌帽和菌杆,都是棕黄色微微泛出黑色,像是菌子里的隐士,毫不张扬,故意把自己隐藏在五彩斑斓的菌子世界里,故意把自己隐藏在大红大绿的山野里。因其颜色黑黑的,像黑炭,不招人喜欢,有些人甚至不敢吃。儿时,我们采菌子回家,看见有黑黑的黑木碗,母亲还不敢炒给我们吃。现在,大家都喜欢吃了,价格就很贵了。

很多法国人爱吃松露,把它奉为高档美味。“松露”之称,足见其稀有。楚雄人叫它猪拱菌、块菌,把它看得何其寻常,也反映出它在楚雄何等常见。这种菌子不长出地面,但是山猪喜欢嗅着它的气味,拱出来吃,于是楚雄人把这种菌子叫做猪拱菌。捡拾菌子的人,必须放出山猪,让它们去山野里嗅出生长于地面下的猪拱菌,拱出地面后采拾菌子的人才能够采拾到。

还有一种红红的菌子,菌帽色如胭脂,菌帽内壁和菌杆却又雪白,红白反差,看着刺眼。小时候,乡间老屋里往往备有寿材。棺材前头,就是大的一头,往往漆成朱红色,棺材前后左右四面都漆成玄黑色,红与黑对比,也是强烈反差,看着也刺眼恐怖。这种胭脂红的菌子,菌帽颜色,总让人想到乡间老屋里红红的棺材头,楚雄乡间就叫它“红棺材菌”。那时候,生活于乡间,雨季里,上山收牛羊或者上学路上,看见这种红白反差极大的菌子,我们往往觉得不吉,绕道而行,或者把它踢碎。现在这种菌子,据专家说有补血作用,药用价值极高。楚雄乡间人家也学着来煮来吃,美其名曰“红胭脂菌”,以打消对它由来已久的恐惧心理。

野生菌,是楚雄大自然欢快的眼泪,是人间的美味佳肴。忙中偷闲,回乡间山野去,觅菌子,拾菌子,是楚雄人最快乐的事,也是楚雄人雨季里最想做最爱做的事。很多离开了家乡的楚雄人,雨季里爱回乡,老了爱回乡,其实也是念念不忘年少时在家乡雨季里可以常常吃到的野生菌子。



高小华作品

一个彝人眼中的圣地

□吕翼(彝族)

乙未之年,暮春之初,我有幸随中国56个民族作家采风团,迢迢千里,来到赣南。这块红色的土地曾像是一块烙铁,多年来不断地烙烫着我,灼热的温度让一个生长于乌蒙山区的彝人坐卧不安。赣南那些泣血故事,从小学的课本里,从文学作品里,从影视音像里,穿山越河,逶迤而来,一直在激发着我,促动着,锥心刺骨。踏上这块土地的那一瞬间,我满目惊诧。

我们走进的第一个县是兴国。这个千年古县出过“江南第一宰相”钟绍京,出过“不以官小畏权贵”的朴朴,出过明朝勘择十三陵的廖均卿……历史长河的圣贤层出不穷,如山峦起伏,似群星璀璨。而特别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共和国的开国上将、长征组歌的词作者肖华。因为,在我还是孩子的时候,便不止一次地用稚嫩的声音唱过:“横断山,路难行。天如火来水似银。亲人送水来解渴,军民鱼水一家人。横断山,路难行。敌重兵,压黔境。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这首《告别》《突破封锁线》《遵义会议放光芒》等10个部分组成的经典歌曲,深邃而凝练,优美而动人。现在唱起,更是让人豪情满怀,信心倍增。

当我走进兴国革命烈士纪念馆、兴国激江书院、兴国将军园后,巨大的悲怆涌上了心头。一群有识之士自井冈山山下,汇聚于此,在这片膏腴之地生根发芽,发展壮大,星火燎原。那是一个何等艰苦的岁月,空气里散发着危险,雨水里包含着血腥,树间的鸟儿不敢鸣叫,山间的野兽不敢露头。这群为民族谋幸福、求解放的有识之士,在这里九死一生,在这里凤凰涅槃。随行的讲解员介绍,当时兴国全县有23万人口,参军参战的青壮年就达9.3万多人。在革命战争年代,为国捐躯的人就达5万多人。在兴国县革命烈士纪念馆里面,我

解到,兴国县有姓名可考的烈士就达23179名。讲解员说,长征路上,几乎每一公里就有一名兴国的将士倒下。在生与死、血与火的考验中,肖华、陈奇涵等56名共和国的开国将军在这里成长,脱颖而出,兴国县成了全国著名的“将军县”。

二万五千里长征起于此。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这群人便远走他乡,聚于遵义,凝于扎西。他们过磅礴乌蒙,渡汹涌金沙,茫茫雪山,过无边草地,至延安,后至北京。从此中国之大业,如雨后之春笋,如星火之燎原,茁壮而长,葳蕤蓬勃。

在这里,我听到了很多革命英雄的光辉事迹,它们让我感慨,让我唏嘘。一个为自己开追悼会的人,让我怦然心碎。1935年早春,山间的破庙里传出了低沉而压抑的哭泣声,樟平的游击队员们正伤心地为政委钟国楚举行追悼会。就在全体默哀之时,一个头戴斗笠的汉子默默站在了他们的后面。前面的墙上,粗糙地写着“钟国楚同志追悼会”的字样,殿堂内挤满的人向着灵位三鞠躬时,这个汉子满脸泪水。他的举动惊醒了悲伤的人们,大家回头,吓得一个个手脚无措——这个人居然是他们的政委钟国楚!这人到底是人还是鬼呀?原来,20多天前,钟国楚带领樟平游击队,在福建猪仔坝打敌人的管仗。不料飞来的一枪击中了他的气管,他血如泉涌,当即昏倒。两个战士立即送他到医院抢救,不料他已没有气息。战士便伤心地离开他追起部队去了。谁知道钟国楚当时是被凝固的血块堵住了气管,经那两个

老白山,是一个自幼令我心驰神往的地方。之所以心驰神往,是因为我很小的时候就听父亲说过,在我的出生地官地,遇到天气晴朗的时候就能远远地望见高耸入云的老白山山顶。老白山的峰巅上似乎长年闪耀着白色的光芒,显得是那样的神奇、神秘,总是让人充满遐想,令人心驰神往。

我在官地出生仅3个月,全家就跟着从部队转业后安排到敦化县城工作的父亲搬到了县城居住。因此,官地虽然离敦化县城只有70华里左右的路程,却很长时间未能光顾过,只是上小学后偶尔暑假时到那里的伯父家小住几日。因此,这个故乡在我幼年的记忆中没有太大的印象。后来,长大了,中学毕业后上山下乡,我在大山葡萄农场当知青锻炼过,这就有了经常从敦化经由官地到大山,或从大山经由官地到敦化的机会,但也总是匆匆而过,始终没有在意停留过,为此留下过不少的遗憾。那个时候的我,经常想象在官地远眺老白山的主峰,感觉一下父亲当年所说的那种心驰神往的情境。

后来父亲告诉我,1947年的3月,他就是从官地村一直走到额穆,到老白山找到部队参军入伍的。那是因为不久前的一天,东北民主联军队伍经过官地村,部队严明的纪律和威武的气势给年轻的父亲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于是,几天后,时任民兵队长的父亲,瞒着爷爷,与结婚不久的母亲依依惜别,毅然决然地追赶部队,终于在老白山找到了队伍。部队在老白山驻扎休整了半个月,期间已经60多岁的爷爷还在村里乡亲们的陪同下,拄着拐杖步行百余里到了部队,劝父亲回家安安稳稳地过日子。结果,爷爷反而被父亲说服,只好无功而返。父亲说当时当兵的目的非常简单,就是要消灭土匪,过安稳的日子。日本投降后,包括敦化在内的延边地区时不时地闹匪患,小股的土匪时常作乱,扰得百姓无法安居乐业。因此,当兵消灭土匪再图安稳日子的想法,对于当时的父亲是非常现实和实际的。入伍后的父亲原以为干个一年半载剿灭了土匪就回家,却没想到一干就是5年多,出生入死,南征北战,从吉林敦化的老白山一直打到海南岛,后来经过在郑州的休整,又赴朝参战,1952年6月因负伤才转业回来。父亲当兵走的时候,还不知道母亲已有身孕,当父亲转业回来时,1947年后半年出生的大哥已经快6岁了,因为不认得父亲,嚷着要撵父亲走,让父亲回自己的家,弄得父亲啼笑皆非,惹得周边的人们哄堂大笑。我在几年前悼念母亲的一篇文章里曾经写过这个细节,并表露过我少年时期久久无法释怀的心结:假如父亲当年牺牲在战场上,那么哥哥就会是遗腹子,而作为次子的我就根本不可能出生在这个世界上。这种关于生命的初始和自我意识的焦虑总是缠绕在我的脑海而挥之不去,困扰了我成长的整个青春期。所幸,在那残酷的战争中,父亲活着回来了。

因为这种缘由,老白山在我的心目中一直占据重要的位置。随着旅游业的兴盛,近年来老白山也被纳入到生态观光的旅游体系,成了一处颇具魅力的景点,越来越受到游客的青睐,知名度也在急剧攀升。几番跃跃欲试,要去攀登老白山以了却多年心愿的我,近日终于有了一次机会,得以圆了多年的“老白山之梦”。

老白山主峰海拔1696米,是东北第三高峰。老白山以分水岭为界,南坡是吉林省的延边区域,北坡则是黑龙江省的五常市所辖区域。整个攀登主峰的道路,几乎没有任何人为修饰的痕迹,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原始林和原生态地带。在这样的景区里登山虽然要比在别处的景点累得多,但是我却非常赞赏这种保护性地适度开发景点的做法,以期尽可能完美地保持自然的原生态。

6月末的老白山,已是满山青翠,满目芳菲。坡陡、弯急、山高、路险,却是一步一景,古树、苔藓、山涧、飞瀑,总能随处可见。鸟鸣不绝于耳,花香扑鼻而来,彩蝶殷勤指路,仿佛走入仙境,令我忘记疲劳,忘记尘世,全身心地沉醉其中。大叶丁香释放出的浓郁花香,萦绕在空气中,忍冬花洁白的花朵高傲而倔强,一簇簇野百合透出金黄璀璨的颜色,显得格外靓丽和醒目。此时此刻的情景,以“氧吧”、“植物园”、“天堂”、“仙境”比喻,仍然觉得词不达意,意犹未尽。

陪我一路同行的朋友告诉我,老白山可概括为“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果不其然,整座老白山沿着海拔高度的不同,植被显现出了区别。先是阔叶林带,到了一定的高度就是针阔混交林带,接着就是针叶林带,到了山顶部分,就开始出现岳桦、偃松和低矮的灌木林带。这些植物为了适应不断变冷的气候不得不降低了高度,尽可能做到“横向发展”的结果。于是,岳桦变得低矮且枝干旁逸斜出。偃松则足智多谋,索性把自己的身姿压得很低,大片大片地簇拥在一起,几近贴着地面生长,以适应高寒、缺氧的环境。在这般恶劣的环境中,在机智、顽强、坚韧地生存着的这些植物面前,人类也不由得为之肃然起敬。

山顶的一隅是一片石海,巨大的石块和石板堆积在一处,令人匪夷所思。这么大块头的石头集中在这么一片青翠葱茏的区域,显得突兀奇异。显然,这不可能是人力所为,那么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致使的呢?据说,前几年有人在这里看见过UFO,旋即这里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登上老白山的峰顶,感受着亘古常新的阳光在略有凉意的身上暖暖的照耀,纵目望去,连绵不断的群山显得苍茫、郁葱,令人遐想千古、情通万里。我在想,当年的父亲,可能就是因了老白山主峰上闪烁着的神奇而奇异的光芒,年轻的心为此吸引,血液为此澎湃着,令他义无反顾地到老白山参军入伍,开始了崭新的人生吧。

在兴国的展馆里,我意外地看到一个人的相片,他就是罗炳辉将军。这人是我很熟悉的,打小,我就一直在这个形象的鼓舞之下成长着。我和他是同乡,是昭通彝良县人。1933年9月,他被任命为红九军团军团长,第二年率部参加长征。1935年3月27日,罗炳辉奉命率红九军团离开主力部队,进行伴动以牵制追兵,在成功达到战略目的后,他又独立在贵州、四川和云南边境地区活动52天,最后在四川西昌境内与主力红军部队重新汇合。在第一、第二和第三次反围剿战争中,他都率部奉命担任诱敌任务,多次立下战功,被周恩来誉为“战略骑兵”。1946年6月21日罗炳辉在山东临沂病逝并安葬于临沂。在他的照片面前,我惟有肃立、鞠躬、敬礼……

在采风风,我们走过了章贡、兴国、瑞金、寻乌、龙南、信丰……吃过了“四星望月”的菜,喝过沙洲坝清冽甘甜的水,走过江水环绕的郁孤台,听过高亢动人的赣南山歌……我们听到了一个又一个感人的故事,并从中看到了一个民族不断向前进步的步履。

现在,老区已今非昔比,每一个县城都是一个现代化的城市,每一个乡村都是一个自然的天堂。一个彝人,一个来自边疆的男人,在他转身之后,命定的信念已经升华。

面对这无数的英雄,我自觉惭愧。一个名字,就是一座标高;一位英烈,就是一座丰碑。来赣州之前,我很自在。乌蒙山里的小城,天亮得晚,黑得早,我日复一日地悠闲地上下班,开心地领工资。我日复一日地让清茶将我血液冲淡,让酒精将我的思想麻痹,让电脑显示屏将我目光里的锐气和梦想磨掉。在赣南期间,我目睹了此前没有目睹的,感受了此前没有感受的,思考了此前没有思考的。

心驰神往的老白山

□金学泉(朝鲜族)